

青城文脉

我将诗情赋予你,呼和浩特

●张文静



■本报记者 王劭凯 摄

仲夏,呼和浩特正值薰风微雨时,大青山高杨新绿松柏叠翠,敕勒川草原青草依依蒹葭苍苍,大黑河越涌奔流星垂低阔……抚今追昔,几多历史沉衍淹没在史海洪流中,又有多少风云际会闪耀在巍峨阴山山脉的羽翼。

大窑文化,你从远古走来

大窑怀古,距离呼和浩特市市区33公里处。五十万年前的理性叩问与探究,五十万斯年的感性文明博古。五十万年前先民用石锤和燧石相击凿开文明演进的智慧之光,新旧石器时代在这里交替。大窑遗址成为时空坐标,改写了北疆文明史的地标,历史长河中的惊鸿一瞥,那是北疆文化的璀璨原点。文化自信从这里起步,从此开启文化寻根之旅!

大窑文化,你从远古走来,你从先民母体里的文化基因而育,你从纵深的沟壑间滋养生存智慧,五十万年前的人类在此采集燧石,制造工具,狩猎生活,迁徙,演化,交流,推进着文明的进程。数万年,曙光曾照射着这片土地;岁月蹉跎,四季更迭阻挡不了万物生生不息,阻挡不了人类生命意志的蓬勃,阻挡不了世世代代凯歌传颂;石头罅隙生长出花朵,沟沟坎坎青松葱郁。先民也曾在此眺望阴山山脉,想翻过那一座山,看看山那边的天地;他们也许从大漠跋涉而来,发现了这青山绿水的所在,坚定地开疆扩土,建设他们的家园。

站在大窑遗址公园,我不禁眺望山峦,幽思追古,诗情满怀:

大窑文化,你从远古走来

这是一次探向五十万年前之黄土底层的叩问,你的面世注定是一场震撼星河系的穿越之旅,这是怎样的一种演化和远古代生命的延续啊!探索者从旧石器泥土芬芳里拨开你神秘面纱。

你的初次亮相惊艳了大地之书展开的文明纵深,一块小小石锤与燧石的撞击邂逅人类智慧火花,亘古荒原地下层无声回响蓦然唤醒蛰伏的纹纹,远古的风吹过万里旷野跨越过白垩纪与你对话。

这次旅程敬畏而艰辛的跋涉已走过五十载春秋,

每层剖面每片脉络每处遗存宛如镌刻无字天书,远古先民采石打磨的钥匙开启花岗岩脉络密码,遗址裸露苔藓花就是寻觅埋藏深层的故事线索。

展开这本大地之书八道沟山谷中显露切片碎屑,犹如一枚枚斑斑驳驳书签标志曙光朝向地平线,这片遍布陶罐片底层中夹杂燃烧遗漏的灰烬,我似乎还能触摸到大窑人围灶而坐残存的温度。

生灵图腾中的动物化石如档案记载着气象变迁,大青山南麓曾经的湖河诉说着洋流波动的曲线,三门马和肿骨鹿悠闲地啃食着针叶林带的水草,大窑人以繁衍生息的笔触描绘出一幅生态绢画。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粗糙石脉纹路架起沟通桥梁,每道石痕如划过天际的火种照亮人类一路前行,轻轻拂去历史厚厚尘埃坚韧燧石因淬炼而发光,大窑人生存的执着理念推动了北方古文明进程。

这座宏大石器制造遗址用石头书写着远古历史,先祖沿岩石脉络选择燧石采掘中与大自然博弈,新石器时代闪耀登场五十万年前的文明在回响,一串串永不磨灭的足迹是记录大窑文明的宣言。

掠过阴山山脉的风雨敲击大地像是在低沉吟唱,大窑遗址这座时空地标赓续北疆文化簪竹之书,五十万年燧石的光芒穿过连接未来的时光隧道,大窑文化火种一旦点燃会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

大黑河,纵情的城市音符

初夏,天降甘霖,清风送爽。端午假期,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感受大自然的天然浑成。大黑河两岸绿丝低拂鸳鸯浦。犹如宋代词人姜夔的词作《杏花天影》“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

大黑河两岸真乃:绿意盎然,新绿叠翠;

鹤影飞渡,野鸭闲游;桥横碧水映天光,河面粼粼漾波光;车马通行如织锦,人间美景竞风流;龙舟赛得人心跃,雄姿壮丽展风头。

大黑河,由发源地奔流不息,逆流而来!236公里迂回递进,只为投入母亲河——黄河的怀抱,跨越千年激情如初,穿越古今绵延无休。

大黑河,这条流经呼和浩特的主动脉,如奏响策马扬鞭的城市奋进曲,彰显着深厚底蕴的文脉追溯,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古老的塞外形象镌刻于洋洋大黑河的历史丰碑;而今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文明城市”在这座2400年建城史的城市闪现斑斓多彩的表情!

呼和浩特获评“全国文明城市”,这是穿越古今的纵情倾诉,这是纵横捭阖的动人讲述,这是百舸争流的时代印记!

敕勒川草原,一腔豪情任驰骋

六月的风,吹醒大地;六月的风,催生万物!敕勒川草原,绿草如茵、如丝,如画卷。如唐代诗人曹邴诗句:“一川草色青袅袅,绕屋水声如在家。”背靠阴山山脉,青山如黛,牛羊点缀,蒙古包静静守候着——如缕的乡愁。此情此景也如唐代诗人林滋的《春望》:

春海镜长天,青郊丽上年。

林光虚雾晓,山翠薄晴烟。

气暖禽声变,风恬草色鲜。

散襟披石磴,韶景自深怜。

敕勒川草原,远山青翠,薄雾晴烟,林光虚雾,晓月无暇,雀鸟鸣,草色鲜。一派惹人怜爱的景象,使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焉!

太阳广场彩旗飘扬,旷野之息,天地一色,浑然天成而惟余莽莽,人们对于苍茫草原的想象止于这一目盛景。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正谋划着更为盛大的赛事、演出,欢迎八方来客品鉴。

观光、休闲、露营、洽谈、交流、研学,敕勒川草原将这一腔豪情给予您,任你驰骋,任你信马由缰,任你亲近自然,也任你穿越时空,沸腾你的诗情与才华,和实现无限想象的可能!

诗林漫步

生态敕勒川

(组诗)

●高金鹰

草浪万顷

绿洲上的一片云
驮来牧歌
也驮来盛满月光的勒勒车
会跳舞的萨日朗开遍山冈
也插在你的襟前
你北望阴山,隐入草浪
这草浪万顷
是废弃的砖窑厂转化的

牧场新绿

我不会说春风似剪刀
你往北一指就是敕勒川
一阵风把你带到牧场
那里有湖
是天空跌倒的模样

没到过的草原
马蹄有飞翔的理由
没唱完的长调
悬在牧人喉头

北纬43度长大的牧童
脚踩北纬47度的霜
梦见北纬41度的月光

敕勒川
给我一片新绿

牧人醉马

牧人醉了
马鞍上的银饰叮当作响
草嫩绿
因为立夏第一场小雨

奶白的月亮泡在马奶酒里
用套马杆丈量夜色
淌出银河。我站在城市
隔一片玻璃,一道霓虹

骑多少匹快马
才能追上消逝的牧歌

星空是游牧人的醉
醉得深邃

风吹草浪

我不知道风往哪边吹
只知风把草浪从春季
吹到更远的季节
那里还是有敕勒川的月亮
更有牧人的长调

心爱的姑娘散落在草原
上天说她们中最温柔的一个
会成为我的新娘

放牧时光挤奶给羊羔吃
闲暇时把牛奶熬成天边白云
那么多奶食贴到云搜索

风吹草浪
像把别家的羊群吹进我的牧场
我知道,它们终将归还
以满天星斗的形状

治沙故事

我一趟一趟回草原
夜里就睡在蒙古包里
人活在传说里
小巴特爾和小其格格的故事
从成长到爱情
再到治沙的血脉扎进草原

草原深夜
我与两代牧人饮同一壶酒
爱马的巴雅尔大叔捧着哈达
谢生生不息的草原
也谢我给他写的诗
他们的治沙故事
是一首动人的长诗

草原上的其木格大姐
是草原治沙主任
如今我再回来
见她边放牧边种植的
冰草、羊草、偃麦草
已经铺满旷野
这些植物不仅适应干旱环境
还能改善土壤结构
促进其他植物生长

月亮不睡,淬尔清澈
地平线升起更多的治沙传说
传说那坛马奶酒在绿洲
暖了敕勒川,暖了牧人,暖了毡房

丽日抒怀

人生矻矻如“芒种”

●吕成玉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当太阳黄经达75度,夏季的第三位使者,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龙骧虎步按时抵达。充满睿智的二十四节气在小暑之后安排了大暑,小雪之后安排了大雪,小寒之后安排了大寒,但在小满之后,却阻止大满出场,硬是甩开衣袖,直接步入芒种。

芒种的“芒”字,是指麦类等冇芒植物开始收获;“种”,是指谷黍类作物开始播种。即“冇芒的麦子快收,冇芒的稻子可种。”芒种时节,正是农民忙碌收割麦子、播种谷物的时候,故称为“芒种”。因既要收割,又要抓紧时间

种植,不误农时,民间又叫作“忙种”。著名作家林清玄写道:“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子的传承是芒种,高粱的浪漫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对农民来说,生命的丰厚来自耕作,马不停蹄地劳作,才是这个时节的主旋律。

河套平原经过几番风沙的侵扰,终于迎来了风和日丽的艳阳天。此时,田野中麦气浮动,一片葱茏。摩肩接踵的麦苗在夏风中波浪起伏,站成夏日独特的风景。

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农历书说:“斗指巳为芒种,

此时可种冇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名芒种也。”意思是说,芒种节气是种植冇芒谷类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民谚“芒种不种,再种冇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芒种,不管从哪方面来理解,直白的意思就是一忙二种。忙着收,忙着种。

窗外绿树婆娑,灌木茏茏;田间农机往来,人影匆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些地区,杏儿黄,麦子黄,栽秧割麦人倍忙。夏收、夏种、夏管穿插交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南到北,都进入最忙的“三夏”时节。芒种,

是与农业生产辅车相依、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农忙节气。

种之曰稼,收之曰穡。芒种时节,既稼又穡。“小满赶天,芒种赶刻。”这是一个人不闲、地不荒,春争日,夏争时的繁忙时节。南方农谚云:“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过了芒种不种稻,过了夏至不栽田”等。此时,南方地区气温溽热,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谷类作物种植。“早上熟麦一片黄,中午土壤一片黑,晚上新苗一片青。”说的就是抢插农时。河套农谚:“芒种不种,再种冇用”。此时,河套平原绿油油的小麦正在灌浆,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时期。鲜

嫩的玉米已出土成行,向日葵进入最后的播种期,番茄、辣椒等经济作物也到了管理期。

芒种节气启迪人们:人生大事,亦不过种与收两个字。人生如同芒种,需要种人品、种能力、种素养,到了收获时节,才能收人缘、收事业、收幸福。常言道:不愁冇路,就怕不做。颓废堕落,一事无成。人若太闲,则别念窃生。所谓的饭饱生余事,人闲出故事也。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干活,也不是忙活,而恰恰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废掉一个人最快的办法,就是让他整日无所事事,在最该忙的时刻选择了闲适安逸。

时光流影

花儿,是植物的笑脸,是成长的芬芳,是新生的渴望。夏天,是花儿绽放的盛季,那一丛丛从红的、黄的、粉的、紫的、蓝的、白的花儿,那一朵朵圆形、唇形、扇形、十字形、椭圆形、喇叭形的花儿,在季节的召唤下,在阳光的亲吻下,适时萌动,忘情盛开,给人们带来欢悦,给大地身着盛装,给万物孕育希望。面对花的艳丽、花的芬芳、花的娇媚,我无法脱俗,只能在花的诱惑下,爱她、宠她,为她赞美,为她歌颂。

花儿可以生活在陆地的任何地方,哪怕是高耸入云的雪山,还是盐碱遍地的荒滩,无论是酷暑难耐的夏

日,还是严寒冷峻的冬天,都会找到花儿的踪迹。花儿有大小、形状、颜色、香味等迥异,气质与风度又千差万别,她们或者高贵典雅,或者鲜艳明媚,或者璀璨绚烂,或者柔情万种,或者清丽温婉,或者幽郁深沉,或者冷若冰霜,凡此种种,给人以不同的观感、不同的感受。

我喜欢生长在高山山红红的山丹花,那五瓣鲜红的花片由中心向外翻卷,花蕊顶着几枚小小的绒球,尽管身缀着色彩单调的高山。我也喜欢匍匐于荒野中的野菊花,那紫罗兰的花瓣,

那金黄色的花蕊,在我眼中丝毫不亚于高贵的牡丹、郁金香,她以自己的勇气,扎根于贫瘠的土地,历经寒秋、严冬、暖春、炎夏,最终默默盛开,给大地带来美丽与生机,令人感慨万分。当然,我也喜欢热烈奔放而馥郁芳香的芍药花。每到五月末、六月初,芍药花便如痴如醉、无所顾忌地绽放开来,那硕大的花朵,那多彩的花瓣,那传神而洒脱的状貌,那浓郁扑鼻的香味,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她的诱惑与魅力。她就那样大大方方地立在田畔、沟渠,招摇着、盛开着、浓艳着,浸染了苍茫的大地,浸染了小鸟的歌声,也浸染了

人们的笑脸。是的,群芳之中,花王牡丹称第一,花相芍药为第二。在北国大地,我与大面积、多品种、浓烈热情、五彩缤纷的芍药花同处一域,自是非凡艳遇、幸事一桩。

相比于观赏类的花儿,我更喜欢农作物的花儿。农作物的花儿是那种不事张扬的存在,拿出任何一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平淡无奇,没有招人的身姿,没有硕大的花冠,没有奇异的芬芳,有的是质朴的身形、内敛的品格、无私的奉献。倘若聚在一起,庄稼的花儿可谓华丽变身:开遍田野黄色的油菜花,浓妆淡抹蓝色的胡麻花,忘

情绽放白色的荞麦花,幽幽盛开淡绿色的豌豆花,期待丰收紫白相间的土豆花等等。还有性格不同但却可爱的玉米花儿,这种花分雌雄,雄花在植株的顶端,显得特别细碎;雌花则生长在玉米棒子的顶端,宛若一缕缕发丝,有的呈绿色,有的呈棕色,还有的呈鹅黄色,一旦受粉,只需几天,那“发丝”便会变成焦棕色。待到成熟,那粗大而金黄的玉米棒子便是那花儿献给秋天的一份厚礼。

花儿,是大地最美丽的笑脸,是生命最绚烂的宣言,是人们最为爱怜的图画。